

王先謙漢書補註

礪
三
題

王先謙書影印

卷一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漢書九十四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師古曰以殷時始奔北邊補注先謙曰索隱引樂彥括地

眾安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

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

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唐虞已上有山戎獫狁薰粥師古曰皆匈奴別號居于北邊隨畜牧

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羸馱騊駼驘驘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

馬生也馱騊馱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駒駼馬類也生北海驘奚駼驘類也佗逐水草遷徙

音徒何反馱音決騊音提駒音桃駼音塗驘音顛補注先謙曰官本倭作駼

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古曰分音扶無文書呂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

弓射鳥鼠師古曰言其少長則射狐兔師古曰少肉食師古曰言無米粟唯食肉補注王念

父少長言之則肉食固匈奴之俗自幼時已然不待少長也若不承少長言之則肉食二字

與上下文皆不相屬今案肉食當為用食字之誤也二形訛誤故用字解用猶以也言

射狐兔以食也史記作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是其明證也以訓為用故用亦訓為以此言

匈奴習於騎射自為兒時已能騎羊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及長而為士則力能彎弓者盡

為甲騎非記其飲食之事也下文云自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

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侵伐師古曰人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師古曰鋌鐵

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已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

養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

有名不諱而無字。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無姓字集解單于姓攀輶氏夏道衰而公劉失其

稷官變于西戎。師古曰公劉后稷之曾孫邑于豳。師古曰即今之其後三百有餘歲。補注沈

困學紀聞王逖曰自后稷五傳而得公劉自豳父三傳而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豳戎狄

攻太王亶父。師古曰自公劉至亶父亶父亡走于岐下。師古曰岐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

周。師古曰始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畎音工犬反畎夷

字並音工本反昆緄畎聲相近耳亦曰犬戎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

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為犬戎許氏說文解字曰赤狄本犬種也故字從犬補

注先謙曰索隱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鄠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

漆沮水也本出上郡雕陰秦冒山而東南入于渭補注宋祁呂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

有餘年。補注沈欽韓曰竹書紀年穆王十二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畎夷。師古曰穆王成得

四白狼四白鹿呂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師古曰即尙書呂刑至穆王之

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補注沈欽韓曰紀年懿王

年號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逋事與此合先謙曰史記周紀云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

白虎通引采薇之詩以為師出殫時怨思而作人表懿王下班注詩作易林睽之小過云采

薇出車魚麗思初上下促急君子懷憂是三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

允孔棘。師古曰小雅采薇之詩也孔甚也棘急也言征役踰時靡有室家夫婦之道者以有

越又人栗反鄭箋云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日相警戒也是鄭讀曰字此至懿王曾孫宣王興

師命將已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出車彭彭。城

彼朔方。

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

孫至此班
氏所增

師古曰幽王宣王之子補注申侯怒而
先謙曰后字誤官本作申侯

與畎戎共攻殺幽王于麗山之下。

遂取周之地鹵獲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焦穫括地志云焦穫亦名瓠曰瓠中在雍州涇陽縣城北十數里此鹵獲乃誤文

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

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鎬而東徙于維維維邑。

當時秦襄公伐戎至如岐字補注劉

說文也此脫文史記作當是之時

與戰于齊郊讀曰僖

年而山戎伐燕告急齊覽四夷部二十一引此有於字

齊桓公伐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鵠邑伐周襄王惠王之子襄王出

奔于鄭之汜邑。

初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爲后與翟共什

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居於帶爲內應師

內應字始此

日牛傳聞南
渾山川是其地
東至于犛停盜尤甚

時詩與班義異周襄王卽居外四年邈使使告晉文公襄戍翟晉文公襄戍翟居于西河邈各之間晉

音器三倉作圖地理志圖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師古曰圖水卽今銀州銀水是也

書本作圖晉說是也後轉寫者誤爲圖耳洛水亦謂漆沮補注沈欽韓曰統志圖水在

州北自邊外流入下流入黃河通志有禿尾河自建安堡北塞外流入又東南逕高家堡西北合永利河蒺藜川又東南合開光川又東南入河蓋即閼水也洛河在慶陽府安化縣東北二百五十里案洛水今發源榆林府定邊縣東南家嶺下東南流入延安府保安縣界去安化東北二百五十里舊志所記里數與元和志寰宇記皆同先謙曰史記西河作河內

號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狄潞氏卻缺獲白狄子者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隴已西

有縣諸狄戎狄獮之戎師古曰皆在天水界即隴諸道及狇道是也獮音完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

之戎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荔音隸氏音支胸音許于反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如淳曰林胡屬雁門應劭云故樓煩胡正義林胡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地也嵐州樓煩胡地也先謙案朔州今朔平府朔州治嵐州今太原府嵐縣治燕北有東胡山戎虞

曰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

年補注沈欽韓曰困學紀聞魯文公三年秦霸西戎襄公四年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

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已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伯反補注先謙曰索隱貉即濊也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

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已北而魏有西河上郡已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已自

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

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師古曰即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

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已距胡補注蘇輿曰據此秦在昭王時已築長城始皇特立萬里之名耳後人呂長城始於

始皇非也中國自春秋以後各有長城詳見顧氏日知錄三十二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補注先

記亦有築長城三字此趙之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師古曰並音步浪反高闕解在衛青霍去病

索隱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括地志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土俗名為高闕也先謙案臨

傳補注宋祁曰邵本樓煩陰山為句先謙曰

病

戎縣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故漢朔方縣西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

黃河向北流之東岸官本注無霍去病三字

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卻千餘里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補注先謙曰與荆軻刺

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

陽在今嬌州北唐嬌州今宣化府懷來縣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已距胡當是時

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如淳曰燕趙秦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物補注錢大昭曰物南監本闕本作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

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呂充之師古曰適讀曰適有罪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

陽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自九原至雲陽千

八百里先謙案隋華池縣在今慶陽府合水東北百二十里縣東有子午山舊名翟道山

九原漢五原縣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師古曰繕補也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補注先謙曰

雲陽扶風縣正義括地志即今岷州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師古曰北假

正義括地志即今岷州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師古曰北假

襄萬餘里東入遼水先謙案岷州今鞏昌府岷州治日頭曼師古曰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

邊者皆復去師古曰適音適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

後有愛閼氏生少子師古曰閼氏匈奴皇后號也閼音於連反氏音支補注宋祁曰冒音墨

傳亦音莫克反劉放曰匈奴單于號其妻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迺使冒頓質於月氏冒

頓迺作鳴鏑。

應劭曰：鏑，箭也。師古曰：鏑音嫡，鏑音呼交反。補注：王念孫曰：案作下原有爲字。後人曰：爲卽是作，故刪去爲字，不知古書言作爲者多矣。通鑑漢紀三已

脫爲字。文選左思詠史詩注：曹植名都篇注：陸機從軍行注：張翊七命注：邱遲與陳伯之書注：顏延之陽給事誄注：六引漢書皆作作爲。鳴鏑，史記同。習勸其騎射。

師古曰：勒其所部騎皆習射也。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

頓曰：鳴鏑自射善馬，左右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曰：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

頗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曰：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

右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曰：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

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爲單于。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云：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冒頓既立，時東

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

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曰：爲冒頓畏之。

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補注：沈欽韓曰：顏籀匡謬正俗以闕氏爲專言正妻案

夫人元亦有第二皇后第三皇后，皇后則稱大幹耳。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

道，迺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子東胡、東胡王

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伺

若今之伏宿處也。甌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反。補注：錢大昭曰：甌脫，蘇武傳作區脫，先謙曰：官本注處作舍。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

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

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

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引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眾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

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二王之居在河南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

塞至朝那膚施。師古曰朝那屬安定膚施屬上郡補注先謙曰朝那在今平涼府平涼縣西北膚施在今綏德州東南五十里遂侵燕代。是時漢

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引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師古曰控引也

控弦言能引弓者自涇維呂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尙矣。師古曰尙久遠其世傳不可得

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爲敵國。其世信官號。補注錢大昭曰信當

作姓先謙曰官本作姓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鞬氏。師古曰攣音力全反鞬音丁奚反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

蘇林曰撐音掌距之掌師古曰音文庚反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

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補注先謙曰谷蠡下史記有王字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

大當戶。左右骨都侯。補注先謙曰骨都異姓大臣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左右

賢王已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

氏蘭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

直上谷。呂東。師古曰直當也其下亦同也補注劉敞曰以東屬下句接機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已西。接氏

羌。補注先謙曰西接下史記有月氏二字而單于庭直代雲中。補注先謙曰匈奴謂所都處爲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

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補注劉敞曰衍國字先謙曰史記亦作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

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師古曰裨音頻移反補注宋祁曰百長下舊本有行長二字先謙曰舊本衍文史記無相都尉。當戶。

且渠之屬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

歲正月

諸長小會單于庭祠

補注先謙曰言小以配下大會之文官本作少史記

作小明少

五月大會龍城

補注沈欽韓曰後書會五月龍城案晉載記慕容皝使陽裕唐柱等築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案晉載記慕容皝使陽裕唐柱等築龍

城構宮廟猶

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

服虔曰蹕音帶匈奴秋社八月皆會祭處也師古

曰蹕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眾騎馳遠三周迺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補注何焯曰案金源有射柳但不於秋而於夏五月沈

欽韓曰索隱鄭氏曰蹕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云相競趨蹕林案遼史國語解云蹕林即松林故地然則胡語名林木為蹕也新唐書太宗以鐵勒部思結為蹕林州隸

燕然都護府先謙曰官本注無皆字正義以計字下屬誤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

如淳曰軋樹杖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軋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蹙者也軋大者死獄

音於黠反輾音女展反補注何焯曰軋之義似當從如說先謙曰官本樹作過

久者不滿十日

一國之囚

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

向

師古曰左者以左為尊

日上戊己

補注錢大昭曰以戊己日為吉也周壽昌曰上尙字同戊己在天幹居五六匈奴似亦取天地中合之義其送死有

棺槨金銀衣裳

補注先謙曰史記裳作裘

而無封樹喪服

補注先謙曰集解張華曰匈奴名冢曰豆落近幸臣妾從死者多

至數十百人

師古曰或數十人或百人補注先謙曰史記十作千正義引顏此注蓋史誤已久

舉事常隨月盛壯曰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

所得鹵獲因予之

得人曰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

敵

師古曰包裹取之補注先謙曰史記舉作輿

死者盡得死者家財補注先謙曰史記舉作輿後北服渾廡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犂之國

師古曰犂小國也渾音胡昆反廡音戈主反犂音犁補注王念孫曰五小國者一渾廡二屈射三丁零四隔昆五新犂龍字蓋涉上文龍城而衍史記漢紀皆無龍字沈欽韓曰魏

志注魚豢魏略匈奴北有渾窳國屈射國隔昆國新華國亦無龍字先謙於是匈奴貴人

大臣皆服。曰冒頓為賢。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

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師

于具反。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

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

三十餘萬騎。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漢兵

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驪。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師古曰驪青馬

馬也驪音龍騂音先營反補注沈欽韓曰釋畜高帝迺使使間厚遺閼氏。而私遣之補注

馬面類皆白為驪驪非青馬故史記云青驪馬高帝迺使使間厚遺閼氏。師古曰求間隙

沈欽韓曰此蓋單于用事之正妻文苑英華有謝觀漢以木女解平城圍賦云舉國與師

婁敬之言莫聽七日不食陳平之計方行於時命雕木之王狀佳人之美云云其奇計蓋

如關氏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

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迺開圍一角。於是

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滿引弓弩注

曰官本注直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

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代鴈門雲中。補注先謙曰史記無鴈門二字居無幾何。陳豨反。師

曰無幾何言無多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

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關氏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歲奉匈奴絮綰酒食物各有數

約為兄弟曰和親冒頓迺少止後燕王盧綰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率其黨數

人往來苦上谷呂東終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師古曰寢漸也補注先謙曰惟高后紀六年書匈奴寇狄道攻阿陽

七年書寇狄道略二千餘人兩事迺為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債之君如淳曰債仆也猶言不能自立也師古曰債音方問反補注先謙曰顧炎

武云債如左傳張脉債興之債倉公傳所謂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如說非生於沮澤之中師古曰沮浸澤之地音子豫反長於平野牛馬

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呂自虞師古曰虞與娛同願呂所有

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補注宋祁曰越本無平字發兵而擊之樊

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

補注齊召南曰案韓王信反誘匈奴攻漢而圍高帝於平城高祖七年事也若陳豨之反於代事在十年與平城之圍了不相涉季布面折樊噲不應誤記後事為前事疑陳豨二字傳寫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

七日不食不能穀弩師古曰穀張也音工豆反今歌吟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師古曰吟古吟字痍而創也甫始也痍音夷

噲欲搖動天下妄言呂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師古曰謾欺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

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呂書

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師古曰圖謀也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呂自汗師古曰過

誤也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呂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

聞中國禮義補注宋祁曰晏本無當字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修和親其三年

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

補注何焯曰前此匈奴復得陽山北假地至是入居河南故十四年大入遂至彭陽也先謙曰在北河之南蒙

恬衛青所取皆卽此地

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爲昆弟無侵害邊境所已輸遺匈奴甚厚今

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地非常故

師古曰言異於常非舊事

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毆侵上郡保塞

蠻夷令不得居其故

師古曰毆與驅同保塞蠻夷謂本來屬漢而居邊塞自保守

陵轢邊吏入盜甚驚無道師古曰轢音來各反

驚與傲同非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

師古曰上郡之縣也

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

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

補注先謙曰濟北王興居

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遣

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驩

師古曰稱副也言與

所遺書意相副而共結驩親

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

師古曰不告單于也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

吏相恨

補注先謙曰史記支作氏恨作距王念孫云恨讀爲很謂相爭鬪也詳見劉向傳

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

至發使呂書報不來漢使不至

師古曰讓書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漢書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畱其使不得來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

也漢呂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呂少吏之敗約

師古曰少吏猶言小吏故罰右賢王使至

西方求月氏擊之呂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呂滅夷月氏

師古曰夷平也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

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

補注先謙曰史記之在定上是

皆已爲匈奴師古曰皆入匈奴國也揭音臣列反諸引弓之民

并爲一家北州呂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呂安邊民呂應古始使

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

補注先謙曰言未知漢意如何故使郎中係庫

淺奉書請

師古曰庫音火姑反補注先謙曰史記庫作雩下同請字下屬

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馴師古曰騎馬堪爲騎也駕可駕車也二馴

八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師古曰舍居止也使者至即遣之。補注先謙曰請勿羈留六月

中來至新望之地。服虔曰漢界上塞下之地補注先謙曰史記新作薪索隱令匈奴使至於此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

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

前六年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庫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事。補注先謙曰官本事

除前事復故約。已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

為兄弟。所已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

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

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師古曰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給者衣無絮也。繡袷綺

下史記作繡袷長比疏一。師古曰辨髮之飭也。以金為之比音頻寐反疏字或作余補注

襦錦袷袍凡三事。比疏一。沈欽韓曰廣雅梳枇篋櫛也。案張揖訓多混同釋名梳言其齒

疏也比言細相比也。魏志管輅傳清河令徐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遂一一

名之惟以梳為枇耳。顏說未聞先謙曰索隱蒼頡篇靡者為比。龕者為梳。史記作比。余官

本注飾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鉤也。亦曰鮮卑亦

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誘此注當有脫文云私鉤頭者即指師比言之其云郭洛帶一名鮮卑帶與張晏說合東

觀記詔賜鄧遵金剛鮮卑緹帶一具。魏志注典略文帝嘗賜劉楨郭洛帶班固與竇憲陵

云賜犀比金頭帶又延篤國策注云胡革帶鈞為師比。蓋賜帶必連鈞故徐廣云犀毗或

犀毗史記作胥毗。具疑當作貝。繡十四。錦二十。赤綈綠綳各四。師古曰綳者帛

也音徒。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師古曰稽音

奚反。號曰老上。

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閼氏。師古曰：宗人女亦諸侯子。女補注：先謙曰：翁史記

作公此本以翁主蒙公主之名曰翁主著其實也。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說不欲行。

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師古曰：言我必於漢生患。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必我行也。班刪行字而語意正同。顏注不合。中行說

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

郡。然所已強之者。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之字是。已衣食異，無叩於漢。師古曰：叩，音牛向反。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

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師古曰：言漢費物十分之二，則盡得匈奴之眾也。其得漢絮繒，已馳草棘中，衣

袴皆裂弊，已視不如施裘堅善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下皆類此。得漢食物皆去之。師古曰：去，音丘呂反。已視不

如重酪之便美也。師古曰：重，乳汁也。重音竹用反。字本作漣。其音則同。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漣。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已計

識其人眾畜牧。師古曰：說者舉中行說之名也。疏，分條之也。識，音志反。補注：劉敞曰：說當作施。銳音。漢遣單于書，已尺一牘，辭

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已遺物及言語云云。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已字。中行說令單于已尺

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驚其辭。師古曰：倨，慢也。驚與傲同。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敬問漢皇帝無恙。所已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

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齎送飲食行者乎？師古曰：而，汝也。飲音於。禁反。食音似其下亦同。

補注：先謙曰：史記親上有老字，則文義更顯。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已攻戰爲事，老弱不能鬪，故已其肥美飲

食壯健，已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已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臥。師古

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節，闕庭之禮。補注：先謙曰：史記節作飾。

是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師古曰徑直也。簡率也。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

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到易姓。皆從此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到作制引宋祁曰至制舊本越本作至到史記作至乃且禮義之敝。上下交

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師古曰言忠信衰薄疆為禮義故其末流怨恨彌起棟字之作土木競勝勞役既重所以力屈屈盡也音其勿反夫力

耕乘已求衣食。師古曰力謂竭力也築城郭已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師古曰罷讀曰

疲。嗟土室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師古曰嗟者歎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

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喋音喋佔音昌占反補注先謙曰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

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縑絮米糲。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者滿

其數也中音竹仲反何已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孰。已騎馳蹂迺稼穡也。師古曰苦猶羸也蹂踐也

也迺汝也蹂音人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補注先謙曰文紀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

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服虔曰安定縣也師古曰卽今彭原縣是

補注先謙曰今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亦有宮也補注齊召南曰

涇州鎮原縣東宮即此括地志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遂北

出蕭關又以下文證之則在雍明矣先謙曰史記騎作奇雍縣在今鳳翔府鳳翔縣南候

騎至雍甘泉。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漢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於是文帝已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

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已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補注先謙曰索隱表盧作旅古今字異案

今表作旅甯侯魏邀師古曰邀為北地將軍古速字隆慮侯周竈師古曰慮音盧為隴西將軍注先謙曰上郡北

又旅誤字地隴西並以東陽侯張相如師古曰張為大將軍師古曰文紀言建成侯此言成

傳新曰赤成侯漢之子見功臣表史功臣表匈奴傳亦皆作成侯索隱成縣名屬涿郡則此

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傳無建字是文紀誤先謙曰史記云前將軍時為將軍者尚有樂布班氏剛之說見文紀

略人民甚眾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漢甚患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漢甚患之迺使使遣匈奴書單

于亦使當戶補注先謙曰史記漢甚患之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

恙使當戶師古曰當戶且渠者一人為二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官雕渠難者其姓名補注先謙

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師古曰當戶且渠者一人為二臣主相安居無暴虐補注先謙曰官本居作

聞渠惡民貪降其趣晉灼曰渠音渠水之渠邪惡不正之民師古曰渠音先列反降下也

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謂下意於利也趣讀曰趣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貪降其進取之利

悅讀曰寢兵休卒養馬師古曰世世昌樂師古曰翕然更始師古曰朕甚嘉之師古曰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

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師古曰朕與單于俱由此道師古曰順天恤民世世

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補注先謙曰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然衍使字王念孫曰劉說非也天

下莫不咸嘉使本作天下莫不咸便便安也言順天恤民天下咸安之也漢與匈奴鄰敵

之國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便與使形相近因誤為使後人不得其解遂於咸下增嘉

字讀天下莫不咸嘉為句而以使字下屬為句義不可通故劉疑使為衍文而不知其為便字之誤也史記作天下莫不咸便是其證匈奴處北地寒殺氣